

现代性的踪迹

启蒙时期的社会政治哲学

宋全成 张志平 傅永军 著

周向军
傅永军 主编



泰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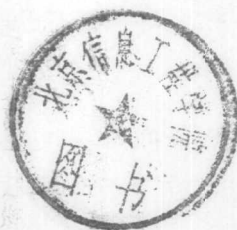


泰山·金橄榄丛书

现代性的踪迹

启蒙时期的社会政治哲学

宋全成 张志平 傅永军 著
周句军 傅永军 主编



Z088302

泰山出版社

泰山·金橄榄丛书

现代性的踪迹

——启蒙时期的社会政治哲学

著者/宋全成 张志平 傅永军

出版/泰山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27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格/850×1168mm 32K

印张/11

字数/260 千

版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634—103—X/B·4

定价/16.00 元

泰山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泰山·金橄榄丛书

雅典娜
希腊神话中的女神
她向众神出示
世界上第一枝橄榄
证明了
她拥有最高智慧

主编：周向军 傅永军

责任编辑：于景明

平面设计：吴 勇

总 序

人类又一次处于新旧世纪交接的关口,同时也抵达社会发展的关键性转折点。我们正告别传统的工业社会,从以材料和能源为基础的地域性社会,走向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超越地域限制的全球社会。历史已昭示出大转变的必然。

生活在大转变时期,是一种不寻常的冒险。这里既潜藏着机遇,也充满了危险。不存在通往未来的平坦大道,我们必须为自己铺筑一条通往未来的坦途。这需要信心和勇气,更需要经验和智慧。

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是一种有智慧的经验

性存在物。人类所拥有的最大的财富就是它的经验。人类是借重经验谋划未来的。人类任何一次对自己未来的前瞻性的构建,总是与人类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历史经验的回溯、反省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我们抵达新旧世纪交接的关口,当我们遭遇决定命运的转捩点,面对现实,筹划未来,反思人类认识自身的思想历程,特别是人类关于社会生活以及自由解放前景的认知历史,就成为人类成功地选择在 21 世纪的进化轨迹和社会生存方式的明智之举。我们认同这样一个常识:只有从人类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广泛参酌,重新诠释,既吸纳世界当今已有的智慧,又转化接引中华固有之传统,才能为人类开创对自己共同未来的前摄态度,略尽绵薄。可以说,《泰山·金橄榄丛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问世的。

《泰山·金橄榄丛书》是一套有关社会哲学的丛书,它涉猎的社会哲学思潮的历史跨度逾 2000 年,涵括中西方主要社会哲学思潮。编著者力图把视点从过去延伸到未来,将目光从中土扩展到域外,从历史的诉说入手走入面向 21 世纪的深度反思,力求以清新、平实、生动的文风,促成中国学界对未来社会问题的关怀和理解,提供一个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全方位的透视,探寻和建立能够支撑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繁荣、社会文明的社会哲学基础,为人类未来成功的制度性设置预先完成一次思想上的批判与实验,使每一个自由自强的个体学会不仅能自由地分享我们每个人已经得到的和完成的東西,而且能自由地分享更重要的、但还未接触过的东西:我们共同的未来。

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传统不仅是亘古永存的,也是特立独行的。与这些伟大的思想传统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我们有勇气接受这种挑战,也有信心在这种挑战中取得骄人的战果。因为,正像弗兰西斯·培根所说的那样,我们是把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看成为一种意见,而是“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

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出的目标是宏伟而巨大的,在这套丛书中我们也只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小步,它离达成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而且,就是这一小步,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是,我们依然热切地希望,丛书的努力能引起国人的注意,能为学界带来一缕清新的风。

社会的全部秘密就在人类的整体思维中。让我们一起努力!

周向军 傅永军

1998年4月于山东大学

启蒙是西方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本书以启蒙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为评析对象，将启蒙的社会政治理想置于后启蒙状态，基于反思与批判的立场，对影响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启蒙的社会政治理念，如自由、平等、正义、契约等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结合西方人在工业化景观中遭遇到的不安与绝望分析了启蒙社会政治理想建构的得与失，面向未来重新阐释启蒙所内蕴的真实含义。

金域花鳥



正义与逻各斯

——希腊人的价值理想

内圣外王

——儒家的社会哲学

自然视野下的人生观照

——道家的社会哲学

现代性的踪迹

——启蒙时期的社会政治哲学

壮丽的日出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

控制与反抗

——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面对国家的个人

——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

绿色乌托邦

——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

社会哲学



目 录

总序	(1)
引言： 解蔽与遮蔽	(1)
一 启蒙的现代性话语	(8)
1. 反叛监护者的权威	(8)
2. 理性殖民：新式神话的诞生	(22)
二 启蒙的傲慢与真纯	(29)
1. 朝向绝对知识	(29)
2. 澄明人的自性	(37)
3. 实现普遍福祉	(50)
4. 走向现代性	(59)

三 现代性的抉择:公正的理念	(65)
1. 自由与平等的渴求	(66)
2. 先驱者斯宾诺莎	(69)
3. 启蒙的回应:关于自由与平等的诸种观点	(79)
4. 失去的和得到的	(129)
四 现代性的抉择:正义的国家	(140)
1. 契约概念和社会契约论	(141)
2. 两种思路、两种境界	(147)
3. 理智幽灵与乌托邦梦想	(200)
五 现代性的抉择:合理的秩序	(215)
1. 权力、人性和民主	(216)
2. 权力的眼睛	(221)
3. 民主的承诺	(253)
4. 人的重获	(286)
六 后启蒙时代:启蒙使命的真切关照	(304)
1. 现代性的反思	(304)
2. 后工业社会:消解普遍与崇高	(316)
3. 后现代视点:解构与摧毁	(320)
4. 哈贝马斯:重建沟通合理性	(331)
5. 丹尼尔·贝尔:从亵渎走向神圣	(336)
后记	(341)

引言：解蔽与遮蔽

《圣经》里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之所以在创世的第一天就造光，是因为光是好的，能驱逐黑暗，使他所创造的事物得以澄明自身，敞亮到场。

也许在英文中，“启蒙”一词最初的含义就是与这种启示的真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enlightenment)一词的词根就是“光”(light)。“light”作为形容词还有“明亮”之意；作为动词还有“点燃”、“使发光”之意。“lighten”作为动词是一般意义上的“使……明亮”，而“enlighten”则意味着人对自身的教化与开导，即使自身

拥有更多的知识,从而摆脱无知、迷信与偏见。在汉语中,“启”具有“打开”、“开导”之意,“蒙”具有“遮蔽”、“蒙昧”之意,合在一起就是“去蔽”、“解蔽”或“使……摆脱蒙昧”之意。封闭的房屋里总是一团漆黑,打开就意味着让光透射,让事物显现自身的原初自性。所以汉语中的“启蒙”也与光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光是多么重要。对自然而言,它滋养万物,哺育众生,意味着光明与温暖;对人而言,它开启智慧,造就幸福,象征着知识与进步。万物没有光,自身的存在就不能得到滋养或从黑暗中涌现到场;人类没有光,幸福就永远是一种梦想。万物需要太阳给它们以光,人类却须凭借自己的心灵或灵性去发现光。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人类启蒙自身的历史就是光的出现与不断照明的历史,就是人类运用思的力量解蔽与自我澄明的历史,就是人类使自身从蒙昧走向光明,从悬疑走向清楚,从安于无知走向反思批判的历史。那么,人类何以要不断地启蒙自身呢?换句话说,启蒙何以会有自己的历史呢?也许康德对启蒙的见解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他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我们的理解是,或是由于人的懒惰,缺少反思;或是由于人囿于时空、地理、文化、风俗的限制,在批判反思固有的成见或当前状态时,又形成了新的成见或当前状态,自己陷自己于幽暗之中。既然人由于有限性在自身的历史中总在不断地形成文化或思想的偏见,也没有哪一个人敢断定人类在某个时期已处于完全成熟的状态,那么我们除了承认人类对自身的启蒙总处在历史中之外,又有什么其它见解呢?此外,我们说,所谓的不成熟状态,不是一种自在的状态,而是人类以某种超越的标准进行衡量而加以判断的一种充满价值意味的状态。是基于人类对现状的不满并渴求更完美状态的一种参照结果。只要人类在大地上繁衍不已,其思想与渴望就会生生不息。人类总在不断地

克服并超越当前的自己，所以启蒙的使命就任重而道远。

要证明这一点，就让我们看看人类启蒙自身所走过的道路。就西方历史而言，神话是人类启蒙自身所发现的第一缕光，因为人们借助神话的语言和形象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及宇宙的感知，从而使自身的思想在相对的意义上摆脱了混沌与蒙昧状态。在远古时期，当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可理喻而又奇异无比的世界上：太阳神秘地出现在天上，发射出绚丽的色彩，月亮神秘地随之而来，在黑暗中发出银色的光芒。他们对黑夜的降临和冬天的伊始感到害怕，对电闪雷鸣、暴风骤雨也感到极为恐惧。在孤立无援中，为了生存，他们渴望对这一切做出合理的解释。当他们注意到太阳和月亮都是运动的，他们就很可能推断太阳和月亮是有生命的，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意识，是它们主宰着白天与黑夜，寒冷与温暖。于是太阳和月亮作为神祇成了他们崇拜的对象，而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也就因此得到了解释。他们也通过神话对自身的行为做出解释。古希腊神话中的男神和女神就是人类形态、意向和行为的人格化。神所具有的机智、勇敢、善于克制和不怕困难等品质就体现了人对自身生命的体验和思考。由于史前的人类生活是一场与自然灾害相对抗的残酷斗争，所以希腊神话还大都传达了史前人类通过受苦受难而获得新生的真切感受。

随着自身生存实践的深入，人类的观察越来越细致，经验越来越丰富，人的想象力与推测力就越来越让位于理智的判断和现实的论证。当破除神话偏见的条件日益成熟时，人类以抽象的哲学思维思考世界就开始出现了端倪。因为与神话对世界的解释相比，抽象的哲学思维更能有助于人对世界的认识并满足自己的实践需要。所以希腊哲学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拥有神话观念的人的解蔽。E. 策勒尔在其《古希腊哲学史纲》中对希腊哲学作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以比他

们更清澈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凝视宇宙的深处。正是这种公正,与一种强烈的真实感以及一种同等强烈的抽象力相结合,使他们能在很早的时期就认识到他们的宗教观念实际上是一种艺术想象的产物,并设置一个凭借独立的人类思想即逻各斯的力量建立起来的观念世界,以代替神话世界,可以自称按一种自然的方式去解释实在。以自然的方式解释实在实际上就是对神话观念所造成的人对世界的误解的一种解蔽。

基督教在西方有着漫长的历史,一般认为中世纪是一个文化真空的时代,是人的个性泯灭,思想蒙昧的时代。如果我们宣称中世纪也是对人自身启蒙的时代,就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危险。但只要我们稍做历史的分析,这样的危险似乎可能有所减轻。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世纪之初的欧洲,的确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之间有一个断层,因为当时掌握政权的种族是入侵罗马帝国的北方野蛮民族。由这次入侵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与冲突使古希腊罗马文明本身已土崩瓦解,生命力丧失。在这种境况中,人对人之堕落与邪恶的反省,就成为人启蒙自身的中心议题。因为当人身为邪恶而混然不觉时就意味着一种遮蔽,能使人认识到它自身的堕落与邪恶这本身就是启蒙。如果我们翻开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就会发现,它实质上记载了一个民族的磨难史,以及这个民族对秩序的渴望及对人性罪恶的警觉。当这种启蒙转化为一种精神力量,就能使北方儿女们五体投地地用坚强的手臂在毁灭的年代里力挽狂澜,并为人类的未来拯救和保存文明财富。试想一下,一种思想如果没有启蒙的力量,它何以会延续1000年之久?至于随着历史的前进,这样一种精神力量基于自身的演变而逐渐成为加在人们身上需要解蔽的枷锁就另当别论。我们今天对宗教的批判常局限于它的信仰性质,而忽视了它对现实生活的真切反省与观照的一面,例如原罪论就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幽暗意识。信仰的目的也就在于对人的改造,使

人净化灵魂，弃恶从善。这一点与卢梭试图使人成为道德的存在物可谓异曲同工。

当宗教与权力结合，在人间造成一座地狱时，它就成为一种新的蒙昧与遮蔽。所以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们宣扬人文主义，以与千百年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宗教神学相对抗。人文主义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它的世俗性质，即肯定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以人性对抗神性，肯定人是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人文主义者以笔与舌为武器批判神学的虚妄说教，为人的现世生活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辩护，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智慧都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认为，理性是真正的人性，人可以通过运用自己的个性来研究自我，探索自然与社会，以为自身找到自由、幸福之路。人既非生而有罪，也不必听任上帝的摆布或靠上帝和教会的恩赐求得来世幸福。他们反对天主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以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为人生鹄的，认为追求财富，享受现世生活的一世乐趣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之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科学为人生谋福利、教育发展人的个性奏响了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序曲。他们追求真理的勇气，不断创造的热情，敢于冒险的精神，更是成为后世的楷模。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尽管仍在宗教的范围内进行，但它对于打击世俗教会的权威，张扬人的个性，解放人的思想也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宗教改革运动的发难者马丁·路德一方面明确否认教会拥有司法权，否认教会是指导和管理基督徒生活的权威，认为人可以“因信称义”，抨击禁欲主义，宣扬教士婚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否定教会当局干预世俗事务的任何权力要求，激烈地为世俗政权辩护，并明确表示，如果不称职的君主以渎神、丑恶的手段使其国民陷于苦难，那么就不应对他们表示尊敬和服从。这种反权威、反丑恶的精神无疑也是人对自我的去蔽与澄明。事实上，宗教改革运动是以上帝的名义，为个人主

义,人的解放及信仰自由所展开的一场斗争。它虽然披着神圣的外衣,破除权威的信仰,树立起了信仰的权威,但却为被传统的基督教神学所贬斥的世俗生活开了绿灯。这样,由于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与精神独立,加之自然科学对人理性力量的证明,一种与中世纪神学文化迥然不同的新文化就诞生了,这就是以人为重心,以理性为尺度,以人对世界的认识与控制为目的哲学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对自身的启蒙就不仅仅局限于对神学的反抗,还意味着积极的探索与无畏的创新。人着重要解决的是自己还不能明白的实践问题与理论问题,如人的认识何以产生,人的认识能力究竟为何。所以到了17世纪,由笛卡尔所开创的理性主义与由培根所开创的经验主义就登上了哲学舞台。这种新哲学研究认识的可能性问题,目的却在于发展科学,征服自然,为人类找到建设未来的信心。

到了18世纪,自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就发展到了全盛时期,与以往经历的时代相比,18世纪的启蒙话语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突出的特征。我们一般讲到启蒙,总是指狭隘意义上的启蒙,这种启蒙总是表征着18世纪的特征。18世纪又称为“理性的时代”“哲学的世纪”,与之相关的就是德、英、法等国的启蒙运动,尤以是法国启蒙运动最为突出。我们称18世纪为启蒙的时代,但务必要清醒地认识到18世纪也只是人类启蒙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它并不意味着人类启蒙自身的使命已经完结。因为当20世纪的人类面对工具理性泛滥下的社会危机而忧心忡忡时,当技术至上、科学至上的宣言已在实践上导致我们栖居的地球伤疤累累时,当人类已陷入虚无,行将失去精神家园时,我们仍必须痛定思疼,找出症结与缘由,运用思之力量为人类提供一种恰当的选择。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丹尼·贝尔及后现代主义者都是20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因为他们无论是批判技术时代,建立沟通合理性,寻找新信仰还是反抗现代